

拜倫詩集



拜倫抒情詩選

梁 真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Ernest H. Coleridge 編
The works of Lord Byron
根据 E. H. 科勒利治編拜倫詩集
(倫敦及紐約 1904—1905 版) 譯出

拜倫抒情詩選

[英] 拜倫 著
梁真 譯

新文藝出版社出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11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

書号 1530

开本 787×1092 耗 1/29 印張 6 14/29 插頁 8

(原平明版印 12,000 册)

1957 年 11 月 新 1 版

1957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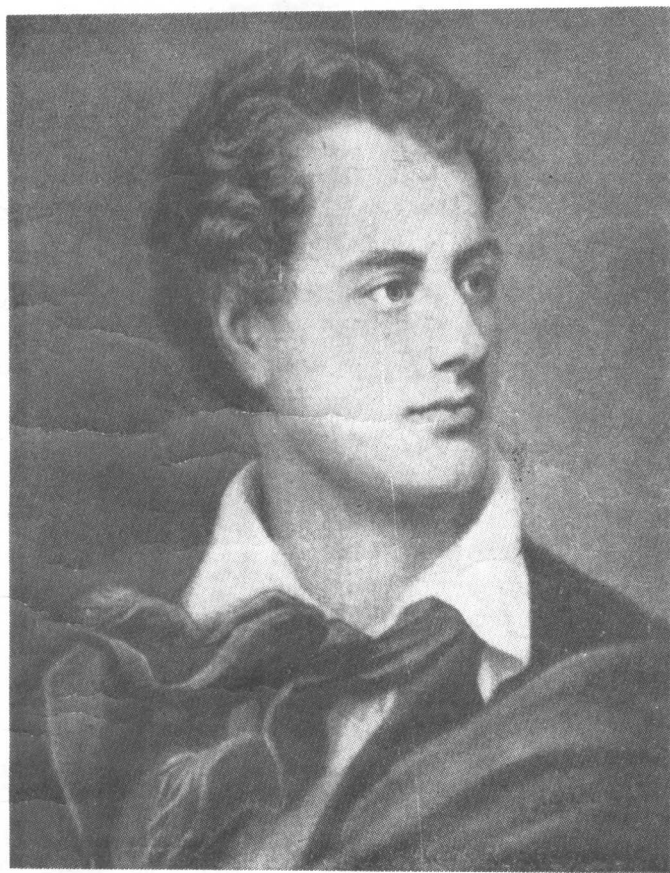
75 元

七星岩洞口处
的“大厅”，可容
納數百名游人。

芦笛岩

內 容 提 要

拜倫是英國十九世紀偉大的革命浪漫主義詩人。恩格斯曾經指出，他的詩以其「感人的熱情和對現代社會辛辣的諷刺，在工人中間擁有最廣大的讀者。」本書共選譯了他的抒情詩作六十首，從中可以看到詩人的三方面：一是他在封建及資產階級統治下對生活所發的哀歌，一是他的充滿反抗精神的爭取自由解放的呼聲，一是他對當代英國社會生活的辛辣諷刺和對階級壓迫的無情的揭發。這些詩作都按照寫作的年代排列起來，也可以稍稍看到拜倫由浪漫主義過渡到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



前 記

拜倫和雪萊，英國十九世紀革命浪漫主義的這兩個偉大詩人，對於我國讀者是久已熟悉的了。早在一八四五年恩格斯即已指出：“雪萊……和有着感人的熱情和對現代社會的辛辣諷刺的拜倫，在工人中間擁有最廣大的讀者。”在我國，自然也沒有例外。

在今天介紹拜倫，應該特別指明一點，就是：作為革命浪漫主義者的拜倫在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成為誣蔑、譏諷、和冷漠的對象了，他的偉大只有在人民民主國家才能得到應有的認識和尊敬。我們知道，拜倫在世時（雪萊也如此），封建勢力和資產階級對他是恨之刺骨的，當時英國的一切“體面”家庭把他的作品直看作是洪水猛獸，“不堪入目”。但儘管如此，詩人的聲譽仍舊轟動了全歐洲，他的熱情的詩歌振撼了每個愛自由的心靈。反動勢力對於人民的“拜倫熱”又是怕，又是無可奈何，同時却想盡一切辦法縮小詩人的影響。最初是對他加以無恥的人身攻擊，藉着他和妻子的不和散佈種種惡言，使他在英國無法立足。詩人憂鬱的一生被資產階級史家描繪成似乎是乖戾、任性、與“不道德”的典範。例如，英國資產階級史家馬考雷爲了掩飾詩人和社會之間的衝突，早在一八三〇年便企圖把拜倫的不快樂的一生用種種劣根性及卑劣的動機來歪曲地解釋。自此以後，直到今天，在資產階級文藝學家的筆下，這幾

乎成爲詩人身世的“定論”了。至於拜倫的詩作，他們更是絲毫也不放鬆的。他們說，他的詩是他的私生活和性格的註解，因此就抹煞了拜倫作品的巨大的社會政治意義。還有一個狠毒的辦法，就是企圖以美學尺度根本否定拜倫的詩。因此，在今天美國及英國，資產階級的反動報刊以及爲資產階級服務的文藝學家和教授們，不正是以種種“純藝術”或其他唯心論的“藝術”標準證明拜倫是一個“二流”詩人麼？他們不正是裝作冷靜而客觀的樣子，說什麼時間淘走了拜倫詩作中的大量泥沙、而其中的“真金”無幾麼？

這就是拜倫生時以及死後的百餘年來所受到的一連貫的惡毒的迫害；在這個詩人的身上，可以又一次生動地看到腐朽的資產階級如何在敵視和戕害世界文化。在我們閱讀和珍愛詩人拜倫時，我們是不能忘記這一個事實的！

爲了便於理解拜倫詩作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方面的進步意義，這裏想簡略地介紹一下英國浪漫主義的產生及特點，並將浪漫主義運動中的兩個陣營——反動的浪漫主義者和革命的浪漫主義者——加以對比的評述。

英國浪漫主義運動產生於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的二三十年中。這一個時期，在經濟方面，是資本主義制度逐步勝利和鞏固；在政治方面，勞資間的階級鬥爭暫時退居後景，提到前景的兩種鬥爭實力是：一是以“神聖同盟”爲主的封建貴族及地主，一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爭取自由獨立的人民大眾。在這段期間，歐洲

大陸經歷了由資產階級領導的法國大革命，以及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臘的民族解放鬥爭；在英國，則有愛爾蘭的獨立運動。政治上這許多轟轟烈烈的事件，都對英國浪漫主義起了不小的推動作用，並且在它的作品中得到深刻的反映。

但是，對浪漫主義運動的產生起決定作用的，乃是當時英國經濟生活的變革。將近二百年的工業革命使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明確而普遍地存在下來，它所引起的後果——城市及人民的貧困——也呈現在人們眼前。浪漫主義運動就是在勞資的矛盾尚未展開的情況下，由資本主義過程所引起的一種對抗，它肯定着和資產階級原則不合的生存價值。

資產階級史家慣於把英國浪漫主義運動說成是一個統一的運動，把華茲華斯、科勒瑞治、蘇賽等（所謂“湖畔詩派”）看作前期，把拜倫和雪萊等看作後期，而後期的浪漫主義詩歌是前期的繼承，所不同者只是在境界和情致方面，云云。

這一套說法故意抹煞了這一系列詩人在階級鬥爭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實則以華茲華斯為代表的湖畔詩派是和被資本主義所摧毀的階級（貴族、地主）相聯系的，他們反對資本主義的歷史進程，嚮往中古的封建生活方式，力圖恢復資本主義產生以前的社會秩序和生存價值。因此，他們是反動的浪漫主義者。另一方面，所謂後期的浪漫派詩人拜倫和雪萊却反映着隨資本主義而誕生的階級（勞工階級）的憧憬，他們批判和揭發了資產階級進程的醜惡本質，他們相信政治的進步和鬥爭，儘管他們所追尋的是一個連自己也

不很明確的社會理想，那是一個沒有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社會，而且是不可能從過去去尋找的。他們正是反映了當時尚未成長和成熟的工人階級的模糊看法。他們是革命的浪漫主義者。華茲華斯和拜倫如果也有相同之處，那就是他們都對於資本主義方式的人奴役人的現象提出抗議，都企圖把非資本主義的生活加以理想化。但是他們之間的不同比近似更重要得多。那是階級立場的不同，政治傾向的不同，藝術和美學觀點的不同。是這種不同之處把英國前後期的浪漫主義者分成了兩個對立的陣營。

革命浪漫主義的產生是有它的歷史必然性的。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中，各種社會矛盾都尖銳化起來。勞工問題具有了嚴重的社會意義。在英國各地發生了工人暴動和路德分子的破壞機器運動（1810—1812）。隨着拿破崙的覆沒，歐洲大陸爆發了民族解放運動。貧富的鬥爭，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鬥爭——這一切給革命浪漫主義詩人以正義的感情和對於一個未來社會的理想：那個社會必須擺脫開封建和資產階級的壓迫。

華茲華斯等反動浪漫主義者是以反對十八世紀啓蒙運動中唯物和現實的傾向而呈現的。他們不相信人的理性，把智力單純的人予以美化和讚揚，尊重教會，並且把人的社會政治性格看成是社會的惡源。華茲華斯就認為人可以由想像力的發揚而擺脫現實生活的枷鎖，他有一句著名的詩是：

兒童是成人的父親。

這不純然是一個神祕主義者的夢囈嗎？無怪拜倫說他是寫着“最乏味的思想”，而且使用了“不是單純的、却是稚氣的語言”。拜倫能在他剛剛成熟的詩作中（英格蘭詩人和蘇格蘭批評家）就對華茲華斯——當時已經成名的前輩詩人——發出這樣戰鬥性的批評，這並不是偶然的。因為拜倫自始就是一個充滿公民感情的人，自始就是和反動勢力不能妥協的人，他唾棄當時一切的社會制度。他要追求自由。他在文學方面繼承啓蒙運動中進步的美學傾向，追隨伯蒲的論爭力極強、表達力明確的詩藝，和華茲華斯及科勒瑞治詩作的力求隱晦形成鮮明的對照。他的藝術是作為政治鬥爭的藝術。在他的後期作品中，可以看到他日趨現實主義的、明晰、純樸、和民主性，所採用的形象也更富於現實的具體性。

拜倫的詩作在數量和類型上是很豐富的，其中有詩體小說、詩劇、敘事詩、長篇諷刺詩等；成熟的抒情詩在他的全部創作中只佔着很小一部分。不過，有一大部分傑出的抒情詩是隱藏在長篇詩作之中的，譯者為了更易於看出詩人的精神面貌，不得不將長詩的片段也選譯一些出來。⊙因此，這個集子分作兩輯：第一輯是他的短篇抒情之作；第二輯是從長詩摘出的，雖然，其中也有原是可以單獨看為整體的作品，如哀希臘和詠錫隆十四行。

這一集的詩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政治抒情詩，如以拿破崙為主題的三首詩、給一位哭泣的貴婦人、“制壓破壞機器法案”

⊙ 長詩的摘譯參照了麥修·阿諾德所選的拜倫詩集及牛津版的拜倫詩選。

製訂者頌、溫沙的詩藝、路德分子之歌等。一類是諷刺詩，如告別馬爾他、致伯爾沙撒、詩節、英國、倫敦、給弗萊太太的忠告、地主們等。第三類比較龐雜，但大致都是屬於哀歌情調的，如悼亡、懷古、憶舊、詠自然、對愛情和身世遭遇的惋惜，以及個人孤傲的、反抗的高歌等。

前後期的浪漫主義詩人對於當時歷史上的偉大事件——法國革命——都不能不感到深切的激動。湖畔詩派在法國革命初期也曾對革命表示同情，因為在他們看來，似乎它可以按照英國一六八九年的妥協途徑（所謂“光榮革命”）發展下去，那正是他們的理想。但是，等革命顯得“偏激”和更具有平民性的時候，他們就和英國的反動政府一樣害怕起來，對它採取了否定態度。但拜倫與此相反。他一貫贊助一七八九年的法國革命，認為它是人類歷史上的輝煌時期，而且仇視它失敗以後的反動勢力的捲土重來。從譯自法文的頌詩可以看到，他把拿破崙的失敗不看作是革命的結束，而是未來的人民解放鬥爭的開始。這種看法是完全正確的、合乎歷史主義的。然而，由於時代的限制，拜倫還只能以資產階級革命的尺度去臆度未來的動盪。因此，在拿破崙頌中，他也曾錯把美國資產階級的革命理想化了。

拜倫對拿破崙的態度在一個長時期內經歷了種種矛盾。在拿破崙頌中，拿破崙還被描繪成是一個失足的拜倫式的英雄，還是被美化，被惋惜着的。但在譯自法文的頌詩中，詩人得到了一個大胆的結論，就是：凡暴虐的專制都是不利於人民的，無論它是拿破崙

還是其他皇室。他已經明白看出，凡是想奴役人的人都必失敗，只有人民是自由底唯一可靠的朋友。

譯自法文的頌詩和拿破崙的告別都深刻地反映了拜倫對復辟的法國王朝以及他的英國盟友的輕蔑，因為在拜倫看來，他們已經把整個歐洲變為人民的牢獄了。這兩首詩所以偽託為譯自法文，原因自然是為了避免審查的迫害，由此也足以看出當時英國在政治及思想上的反動局面。“制壓破壞機器法案”製訂者頌和路德分子之歌不是隱名就是死後發表的，這兩首傑出的、具有特別爆炸力的政治抒情詩直到現在還都為資產階級文藝學家所避忌，很少出現在拜倫的詩集內。

拜倫筆下的普羅美修士和雪萊所寫的不同。在雪萊，普羅美修士被寫成未來被解放了的人類的象徵；在拜倫的普羅美修士中却看不見這種光明的未來，因此也沒有歡樂之感。它是一個沉着的號召，號召人英勇地反抗壓迫和專制；它是對堅決爭取自由的戰士的一首英雄讚美詩。普羅美修士的堅定使掌雷的大神都對他畏懼了，劊子手手中的電閃也在顫慄，因為他在巨人的沉默中看到對自己的裁判。對於拜倫，普羅美修士的形象是人類的“命運和力量”的象徵。無論有怎樣的災難臨到人頭上，他總能與災難奮力對抗，甚至以自己的死達到勝利——這種思想是凡拜倫的英雄人物都有的。

和拜倫式的英雄相仿，普羅美修士不但有超凡的力量，而且悲慘地孤獨。他以自己一人承當全世的苦難，這種氣概自然是充滿

了個人主義情調的。拜倫式的英雄認為只有無政府主義的個人自由和不妥協的孤傲才是他的出路。誠如俄國偉大的批評家別林斯基所說：“……這是一個對一般事物都憤慨激昂而在自己驕傲反抗的時候只依靠自己的人的性格。”然而，儘管如此，普羅美修士還是看到了人類的“悲慘的實情”這“悲慘的實情”就將浪漫主義的抗議和現實生活結合起來，給拜倫的創作道路提出了現實主義的方向。

在自然景致的描寫方面，作為革命浪漫主義者的拜倫也是不同於華茲華斯的。華茲華斯在描寫自然時摒除了人的世界：人被吸收在自然底無知覺的生存之中了。拜倫却是把自然景物通過進步公民的意識反映了出來：在他的筆下，自然和人的自由精神息息相通。反動浪漫主義者把自然和人隔開，革命浪漫主義者則把它們結合起來；前者如果可以說是“非人化”了、神祕化了自然，後者就是“人化”了自然。這“人化”的自然是革命浪漫主義者的一大貢獻，儘管有時候，雪萊給雜揉了唯心的因素在內；拜倫也有時候在自然的崇拜中，表現了對人的虛無主義的絕望。把自然“人化”——這是在正確對待自然的途徑上前進的一步。當然，只有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人才能夠以一種充分自由的、創造性的態度去觀察自然。

在愛情詩方面，拜倫也作出了一定的貢獻。自文藝復興以後，在英國的抒情詩裏很久沒有靈肉合一的感覺了，因此愛情詩就不能成爲人的熱情底活的聲音。十七世紀英國清教徒的革命傳播了

清教徒的禁欲精神，以後的復辟又使人極端地縱情聲色，——這一切助長了靈與肉的分裂狀態。在十八世紀，這種分裂彷彿又爲抒情詩的分類所固定，成了合法的文學傳統。“崇高的”熱情必須使用古典主義的抽象而誇張的語言，表現在哀歌和書函詩中。至於肉欲的愛情的歡樂，那似乎是“喜劇的、”輕浮的、自然主義的不雅的詩歌底主題。蘇格蘭人民詩人朋斯是第一個把靈肉合一恢復給詩歌的人。拜倫步朋斯的後塵，他使熱情同時具有精神的深度，因爲他從啓蒙運動承繼來的唯物主義使他承認“自然的人”的一切欲念的合法性。反動浪漫主義者喜歡把愛情表現爲憂鬱的，而且，由於它的肉欲的本質，甚至把它看成是一種命定的悲劇情感。但拜倫的愛情詩却展示了人的光明的、優美的理想。例如，在她走在美底光彩中，精神與肉體的美是合諧地溶在一起了。把“她”和自然世界的相比並沒有消除她的人的本質，却更顯出了她的高貴和美麗。

拜倫的愛情詩的基本思想是：人有權利充分享受世間的一切快樂。

在私有制的不義的社會中，虛偽、欺騙、幻滅、無常——這一切違反人性的事情都引起他的憤慨。在這個意義上，拜倫愛情詩的憂傷的情調是基於生活的實感，並且具有社會的意義，這是拜倫的模仿者不能、並且也不願意理解的一點。

拜倫的抒情詩在很多方面受了民歌的影響。它的不加修飾、純樸而有力的情感和民歌頗爲近似，而且由於富於音樂性，有很

多都譜成了樂曲。

拜倫儘管在當時看來是一個進步詩人，但他還是充滿了矛盾的，這一點在我們欣賞拜倫的詩時不得不注意。別林斯基一面重視拜倫的詩的“普羅美修士式”的、革命人道主義的內容，一面也指出了這個矛盾。他說：“在讀拜倫的時候，你會看出他是一個深刻地抒情的、深刻地主觀的詩人，而在他的詩中有對英國現實的斷然的否定；但是同時畢竟不能不看出拜倫是一個英國人，而且是一個英國勳爵，雖然同時也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在拜倫的詩中，既有資產階級和貴族文化傳統的一些東西如個人主義（對自由的抽象的理解）及反社會的虛無主義因素，也有人民民主文化的因素如熱愛自由，深摯地敬愛人民，蔑視上流社會的寄生生活，憎恨政治的反動及宗教的偽善，以及相信藝術有崇高的政治使命等。

拜倫詩中的民主思想和反抗的熱情是要歸功於當時求解放的進步思潮的。但是同時，這些思潮的內在矛盾和弱點、人民解放運動的暫時失敗以及反動派的表面勝利造成了拜倫詩中的懷疑態度、悲哀和消沉的基礎。

然而，所謂拜倫的“厭世”並不像資產階級文藝批評家常常描繪的那樣無所不包，或是那樣沒有內容。由於拜倫不能清楚地看到社會歷史的遠景，在反動派勝利的情況下又缺乏與人民的緊密聯系，他自然易於借用浪漫詩歌中幻想的誇張的形象表現自己對世界的厭棄，或者在古代歷史的遺跡前冥想人類努力的枉然。但拜

倫經常跟自己爭論，經常用過去和現在的人民鬥爭的生動經驗來駁斥自己直覺的悲哀。他一次又一次地回過頭來肯定對於人的理性和意志的信心以及它們在爭取自由的鬥爭中的無敵的力量。

拜倫的美學也反映出這種矛盾。從他初期的作品起，他已經有浪漫主義的幻想和現實主義的因素結合着了，而在他後期的作品中，則是現實主義絕對佔上風。在拜倫的全部創作過程中，他是堅決反對“爲藝術而藝術”的。他從沒有把詩變爲文字與形象的遊戲。作爲拜倫美學的主要基石的，是作家的道義感和公民責任感。對於他說，詩——就是武器。

也就是因爲拜倫詩作的這種戰鬥的、熱情的、政論的性質，它直到現在還和百多年前一樣爲資產階級的反動派所仇視，爲人民所珍視和喜愛。

譯者 一九五五年八月。

本文參考：蘇聯科學院一九五三年版英國文學史。

蘇聯大百科全書論拜倫。

目 次

前 記.....1

拜倫抒情詩選.....1

第 一 輯

洛欽伊珈.....4

想從前我們倆分手.....7

雅典的少女.....9

告別馬爾他.....11

只要再掙扎一下.....15

無痛而終.....19

你死了.....22

給一位哭泣的貴婦人.....27

“制壓破壞機器法案”製訂者頌.....28

溫莎的詩藝.....31

拿破崙頌.....32

希伯來樂曲.....45

“她走在美的光彩中”.....48